

心灵的院子

□ 董改正

朋友写了一首诗，叫《如果，有个院子》。他在“院子”的左边种了几株蔷薇，右边栽了两棵芭蕉，中间留一条小径，“看阳光和风在这里停留、拐弯/像亲人从远方归来”。他说有个院子，是为了给他“寂静之美/和它虚度”。“虚度”这个词打动了我。

炊具在厨房，饭桌在餐厅，接待客人在客厅。书在书房，床在卧室，洗漱方便有卫浴，晾衣服在阳台，瞭望有窗户。一个人的业余完全可以在“家”内完成，为何你我的心里，还盼望有个院子？

在文章《我心目中理想的房子》里，作家冯唐说：“要有个大点儿的院子。有树，最好是果树或花树或者又开花又结果。每年花树开花那几天，在树下支张桌子，摆简单的酒菜，开顺口的酒，看繁花在风里、在暮色里、在月光里动，也值了。”

林语堂在台北“有不为斋”居住时，看着自己的院子说：“宅中有园，园中有屋，屋中有院，院中有树，树上见天，天中有月，不亦快哉！”果然快哉。老舍的院子叫

“丹柿小院”，因为种了柿树，他说：“院子必须很大，靠墙几株小果木树，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，足够打开太极拳的，其他地方就都种着花草。”

叶圣陶的院子有三进，院内有一字影壁、倒座房、走廊。正房院带垂花门，内有抄手廊、坐凳栏杆，廊墙上嵌有什锦窗。正房院内的4棵树，北屋两棵海棠，南院一棵白丁香，一棵黑枣树。“我在小小的船里坐，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”，就写在这个院子里。

院子也看不少了，它都有些什么用呢？看花，花树下喝酒，看树，看树上的天和月，看柿子，院内“抄手”，闲庭信步。好像都是一些“虚”的东西，花大力气整来一个院子，就是为了“闲”后的“信步”，值吗？饭后去公园不也行吗？种花栽树喝酒，似乎都是些无用的事，都是虚度时光。

人生该要怎样才叫不虚度？一个人的生活若是密不透风，他的心庭里一定荒芜不堪，他一定会觉得喘不过气来。一个

富商让画家给他画一幅荷花，画家画了一杆荷，其余都是粼粼水纹，索银十两。富商心疼银子，央求他多画一点，他就加了一些荷叶，退给富商二两银子。富商高兴了，让他再加几杆花，画家添了三杆，退银三两。富商乐坏了，说：“您给我再添几片叶子吧！”画家把剩下的银子全部退给他，将砚池里的墨一股脑泼到纸上，说：“你拿走吧，已经满了！”填满工作和“实”的生活，就是那一纸浓墨。

生活需要留白，那些看起来无用的“虚”，就是留白，如栽花种树，如月下独酌，如庭中听箫。这些“虚”，让“实”成了图画；这些“无”，让“有”意蕴悠悠。屋子虽然具备了休息的一切功用，但它不像院子，院子是诗歌，是戏曲，是散文……院子是心灵的延伸，院子是屋子的留白。

院子是家与世界之间的缓冲。开门即红尘，进门即家庭，这样的句式生硬冷峻。有院子就好，进来院子，有花有树，有石桌子，桌子上画着棋盘，母亲坐在矮凳



上择菜，妻子正在晾衣服，孩子正在观察一只蚂蚁的去向，你就莞尔了；从家出来，院子里有落叶，菊花夜发了好多枝，叶片上的白露莹莹，一只鸟抓着树枝，好奇地歪着脑袋看着你，你就微笑了。

庭院深深深几许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？一个院子隔出了神秘和传奇；“墙里秋千墙外道。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”一道院墙，隔出了诗意和怀想；“借书满架，偃仰啸歌，冥然兀坐，万籁有声；而庭阶寂寂，小鸟时来啄食，人至不去。三五之夜，明月半墙，桂影斑驳，风移影动，珊珊可爱。”一扇院门，关出了一个心灵院落。

这样的院子，是画家《蛙声十里出山泉》的那些弯，是书家浓淡相生的那些“淡”，是文似看山不喜平的“遮”，是九曲桥弯弯曲曲的“折”。每个人都该有一个心灵院落，以营造一个心灵的栖息地，让我们进院看花，开门见树，让鸟声入梦，让明月半墙。

——摘自《时代青年》

点滴

所学都忘掉 “剩下”是关键

□ 何帆

《倚天屠龙记》里有一段故事：强敌当前，临阵磨枪，武术大师张三丰要将他新发明的太极剑法教给张无忌。张三丰将剑招慢吞吞地演示了一遍，然后问张无忌能记住多少。张无忌说，能记住一半。张三丰又演示了一遍，这一次的招式竟然和前一次完全不同。他又问张无忌能记住多少，张无忌说，只能记得三招。到第三遍演示完，张无忌说，已经全忘了。大家都很着急，张三丰却说：“不坏，不坏，忘得真快——你已经学会了。”

老师需要传授给学生的，不是“剑招”，而是“剑意”。临敌以意取剑，才能变化无穷。培养这样的洞察力，关键在于寻找事物之间的微妙联系，寻找趋势变化之前的蛛丝马迹。

未来的世界会跟我们现在的世界很不一样，以前有用的东西到了以后很可能都不能用了。随时保持备战的状态，随时准备从零开始，才能进入修炼洞察力和大局观的境界。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，无时无刻不在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病菌。无论你是清醒还是酣睡，运动还是静止，它们永不休息。你要培养的洞察力和大局观，也是这样一个深藏不露的系统。

——摘自《新华日报》



哈莱朗贝格是纽约的一名艺术家，他打造过的艺术作品不计其数。哈莱擅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制作各种艺术作品，比如用树叶作画，用木头做成人形雕塑，用废纸做成衣服等等。28岁的哈莱渐渐成长为纽约新生代艺术家中的佼佼者，然而哈莱也有灵感丧失的时候。有一段时间，哈莱就为自己该用什么材料做什么作品而大为苦恼。

某个周末，照例是哈莱和家人团聚的日子。哈莱和往常一样，驱车来到郊外的父母家。在那儿，父母和兄弟姐妹们，还有满满一大桌的美食已经在等待着哈莱了。一进家门，哈莱就发现气氛有点儿不同寻常。5岁的小侄女噘着嘴站在凳子上，另一边，自己的嫂子则因为小侄女挑食厌食而大发雷霆。

哈莱耐心地蹲下身来，问小侄女为什么不喜欢晚餐。“它一点儿也不好看，黑黑的，一点儿造型也没有。电视上的食物都那么漂亮，有我喜欢的动物造型。”小侄女抽抽搭搭地告诉了哈莱原委。

哈莱听后笑了。自己小时候也有吃到不喜欢的食物不开心的经历。小侄女的心情哈莱很是理解，他告诉她一会儿自己会给她变个魔术，就转身进厨房去了。

不久，哈莱端出了一盘惟妙惟肖的卡通造型食物：圆形白盘里，一只黄色的皮卡丘朝着小侄女笑得正欢。哈莱用黄色的菠萝做成了皮卡丘的身体，又用紫菜、蕃茄等食物做成了皮卡丘的眼睛和头发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折叠的忧伤

□ 大爱无痕

人生

把忧伤折叠，忧伤顿时变得隐匿起来，像折叠的纸飞机。想看到里面包裹着什么，必须掀开来看。可既然忧伤，谁肯自己掀开往事的衣角。因为在主人心里，忧伤总和揪心连接在一起，不是不堪回首便是惆怅百结。

和忧伤形影不离的事件，总是那么刻骨铭心。至少忧伤的人是这么认为的。忧伤是种子，如果任它恣意生长，它会迅速膨胀，短时间发芽，即使缺少养分，也会茁壮生长，在心海里一截一截地长成斑斓的珊瑚树。

春暖花开的季节里，无尽的琐事使得枝叶繁茂，点点滴滴的心事像发酵似的，顿时演变成丝丝缕缕的挣扎，如果你自己不设围栏，必定会演变成无尽的忧伤。可是如果这个时候，你把那些看起来十分有必要弄清楚真相的忧伤，趁一时情感还麻木，悄悄地折叠起来，忧伤便减半，甚至不见了踪迹。

每每忧伤，必定是心里一阵一阵地疼痛，睡不安稳，食不甘味，心底里的浅浅波纹，随着思想的一次次深入回忆，不断找寻忧伤的源头。

情感世界里的冲动，冷却后演变成的是久久的难忘。难忘的尽头，便是无尽的忧伤。一个夜里，一个白天，都是他或她的影子，挥之不去，甩手想摆脱，只是徒劳。最后发现，越是想努力摆脱，越是无法挣脱。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悄悄地把所谓的忧伤折叠起来，自己看不到了，心，便像长叹了一口气，向前飘远了。

尽管，折叠忧伤的过程，是艰难的。但和永远的忧伤比起来，折叠，毕竟是一种态度。如果对情感不加限制，任其长成参天大树，想拔掉时，会发现，树的根须已经牢牢深入地下。砍情感之树，树定痛；砍树人，也定痛。

忧伤，注定有温度的，但总是超越不了情感的熔点。想要彻底摆脱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折叠。哪怕你感觉是自欺欺人，也别在乎。折叠忧伤感觉苦，但不折叠，会让忧伤加倍，繁衍出的忧伤之子，远比母亲要强壮得多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